



諭對錄卷之三十一

諭張元輔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天津國書

天津國書

甲申制

前日卿以世廟方位未吉為慮具悉忠愛之至朕昨晝夜思惟不得所處之道茲煩卿一處之又各廟主香架可令禮官行所司製安用帝后同幄式不必用座已在

神林也又松問得失火事帖子卿可看其若何
嘉靖十年五月十二日

世廟方位事宜上達 奏臣愚冒昧以

臣受已者也夫此人皆知之直不敢言耳

故不在夫人得已於言而臣實不敢不言

亦不忍不言也幸惟世廟聖明照納令

臣計處臣仰惟先皇帝神靈久安豈敢妄議竊

思我而已疑未嘗詳視於後也夫來水直

視而地理家之所深忌雖士庶人之居猶

衝地避况國之也臣又伏思廟乎是誠

不可不加慎避者也后嬪之御俱如禮無

春秋鼎盛之年所必實者臣惟日望之

皇上當春秋鼎盛之年所必實者臣惟日望之

備也仰惟孫千億世廟實者臣惟日望之

一有也仰惟孫千億世廟實者臣惟日望之

不加也仰惟孫千億世廟實者臣惟日望之

至也顧臣愚豈敢忘議惟之道誠慎重之

聖明裁之臣今日既得命即恭詣

聖明裁之臣今日既得命即恭詣

太廟西牆東瞻視密以步數計至世廟見在基址

世廟東牆東瞻視密以步數計至世廟見在基址

奏臣愚冒昧以血誠不容

聖明實出心膂之寄

臣實不敢不言

世廟聖明照納令

臣計處臣仰惟先皇帝神靈久安豈敢妄議竊

思我而已疑未嘗詳視於後也夫來水直

視而地理家之所深忌雖士庶人之居猶

衝地避况國之也臣又伏思廟乎是誠

不可不加慎避者也后嬪之御俱如禮無

春秋鼎盛之年所必實者臣惟日望之

皇上當春秋鼎盛之年所必實者臣惟日望之

備也仰惟孫千億世廟實者臣惟日望之

一有也仰惟孫千億世廟實者臣惟日望之

不加也仰惟孫千億世廟實者臣惟日望之

至也顧臣愚豈敢忘議惟之道誠慎重之

聖明裁之臣今日既得命即恭詣

聖明裁之臣今日既得命即恭詣

太廟西牆東瞻視密以步數計至世廟見在基址

世廟東牆東瞻視密以步數計至世廟見在基址

世廟今在西牆但加築之俾東西相並以

世廟儀門與太廟前殿並以

世廟寢室與太廟後東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世廟後餘地如空地樹木即為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先皇帝功德實在萬世者也

奏之至謹將發下馬能原奏繳進謹具

嘉靖十年五月十四日

諭張元輔

朕聞卿微疾當茲盛夏之時宜善加攝理暫免二三日朝參入閣庶朕心安故諭

嘉靖十年六月初七日

聖諭朕聞卿微疾當茲盛夏之時宜善加攝理暫免二三日朝參入閣庶朕心安故諭臣張孚敬謹奏臣頃間伏承其疾之憂感泣臣嘗聞孔子有曰父母惟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耳臣不

聖明眷懷臣之罪也臣昨恭詣西苑瞻視神明倉懸扁卑太監鮑忠飯臣豆粥臣但能餓湯而巳茲欽承聖諭俯加存憫真不啻父母之慈愛也臣自揣庸劣何以圖報感愧感愧臣謹當遵奉欽命調理二三日或得飲食少進臣尚當赴閣天恩之至敬此陳謝謹具

嘉靖十年六月初七日

諭張元輔

適間天大雷雨午門重簷三角脊瓦被雷碎落朕惟午門要地非朕積愆豈致上天

嘉靖十年六月初七日

垂警當如例脩省行 露告禮宜諭禮部可
擬一傳帖來諭卿以此

嘉靖十年六月初一日

聖恩賜 臣張孚敬謹 奏 臣蒙 恩庇方幸平復

天信所謂 仰瞻 連宵時雨大至甚慰三農之望正

承警欲如 聖諭午門重簷三角脊瓦有雷

天之威誠 見皇上帝格行 天之誠畏

地遇物則擊然每被擊多幽怪潛伏之

闕右重簷有警亦屬陰之地也震落脊瓦不傷

梁木祛恠之象也夫 天有雨露之

天有雷霆之怒即 人君之恩也 威也願

聖明法然矣 臣謹擬撰 傳帖進 奏

天無間然矣 聖明裁斷施行謹具 奏

諭張元輔

嘉靖十年六月初十日

卿以 祀儀成典稿來覽其白紙稿上所記

當作細書黃紙上纂過稿作大書再加集錄

成稿來看其朕所諭卿者亦當纂入 南郊

各名且留空須細查兩稿之式務求至當

嘉靖十年六月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聖諭

祀儀成典白紙稿上集錄成稿來看及

諭過稿作大書再式務求至當臣仰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諭張元輔

嘉靖十年六月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聖諭

祀儀成典白紙稿上集錄成稿來看及

諭過稿作大書再式務求至當臣仰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聖明至查兩稿之精微非臣愚所能及也

諭張元輔

朕覽卿等集成稿二冊其祈穀之禮今春朕已告于 聖祖以為未合古典俟來春更舉行禮于 圜丘以合古制郊祀之義不當祭于屋下此稿便不宜仍說以 大祀殿為祈穀之所如以為萬一雨雪之遇暫行者可即會禮官等議再具稿來看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奏 臣前日以所集成稿上進荷蒙 聖明垂覽欽奉 聖諭以祈穀之禮行于 圜丘以合古制郊祀之義令臣會

禮官等議再具稿來看臣伏思 帝也程頤云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誠如 聖諭不當祭于屋下謹即會臣時臣言等面議請如 欽定為禮之至當臣謹將原稿重行改正補錄 進覽伏乞 聖裁謹具 奏

嘉靖十年六月二十三日

諭張元輔

卿昨以感暑請假可用心調理五六日出 無逸殿二碑文朕勉為二篇可看潤來行其 殿中二落襟處各用五言詩書卿其撰東殿 壁五首西殿壁示令時言分撰各三首來看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一日

無逸殿左右亭座工程已具伏思

聖製未蒙頒示屢欲冒昧上請又竊恐有煩

聖心故不敢請耳臣昨冒昧上請又竊恐有煩

宸翰頃刻而成臣伏讀仰見聖明即酒

大聖人之造化然至德要道光訓萬世真

顧臣何幸遭逢生所不能彷彿萬一者也

御稿騰錄我進伏乞發下工所奉勅又蒙

諭殿中二落襟處各用五言詩分撰各三首

先皇帝睿製伏惟無逸之義發之殆盡無啻日

聖諭俾候自見茲欽承時臣言已即傳示

聖恩遣醫調治無任感戴謹臣偶因微疾荷蒙

出辦又蒙仰戴聖諭令臣益增感激謹當

陸謝日稍愈再調閣辦事臣不勝悚懼之至

謹具奏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一日

君者其事甚難必本諸學術而文章乃學術之著

聰明作人難稱也臣仰惟文章乃學術之著

天生聖人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昔

人嘗謂文章與氣運相關臣卑微何幸
 遭逢明主氣運之盛又何必加焉嘉
 靖八年臣承乏蒙
 考官得閱四方士子文字能說道理自
 成機軸者甚少互相記誦剽竊雷同者
 常多臣竊疑當茲
 聖人在上
 文運中興而士子文字委靡至此求其所以
 仍之弊也又臣自揣年入衰邁學術無
 成夫既不能自奮每願仰承
 德意振作人材庶幾有理由於四方多士各以才
 能自見以贊成我
 治也近因行人司副薛侃所奏欲以
 論孟古義為今文式臣等一時見得古
 義乃宋名儒陳傅良所著其人有根
 本學識與國初文體大約相似故輒
 取冒昧擬
 御批查照臣之心非有他科也茲荷蒙
 引務在崇雅

黜浮以驗實學這古義不必用此誠
 聖明至見非臣愚所能及也夫有司能復
 祖宗科舉文式則士類必大作興不學無術者
 自不容幸進
 皇上帝上振作人材誠於
 茲為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自昧伏乞
 聖明亮察臣不勝恐懼之至謹具
 奏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五日

諭張元輔

朕見近日天降雨澤畧似靈潦夫當此大
 雨時行之候亦未為咎但只傷些禾耳未知
 果為何如又前日古義之文雖出名儒却是
 晚宋南徙之時文運關國運似不可用宜不

必用矣又卿奏劉基子孫已議明襲爵其常
遇春等四家亦當查襲其中又有李善長者
未知緣何無彼家可錄來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六日

聖諭以近日臣張孚敬謹奏伏承天降兩澤畧似靈潦恐傷及
禾臣仰惟皇上今日憂潦之心即前日憂旱之心皆拳拳為民者也雖古
帝王之存心天下何以加諸夫此時本
大雨時行之候誠如地而卑下者
聖諭亦未為然但附京多高平之地而卑下者
較少恐遠地亦未免有潦者也臣又伏
思當此溽暑鬱蒸甚難調理伏願
皇上起居飲膳倍宜加衛保養聖躬此臣

晚宋南徙之心也又蒙諭前日古義為
則此文誠不必用夫謂文運關國運

聖明之至見也自今復用此祖宗之文運以大

昌我國家億萬年之氣運者臣仰惟

於我國家億萬年之氣運者臣仰惟

聖祖集錄謹錄二條以獻惟斯世幸甚又

聖明必察本末輕重之倫焉則斯世幸甚又

諭劉基子孫已議襲爵其常則斯世幸甚又

當查襲臣恭惟明襲爵其常則斯世幸甚又

而復報功之典天下萬世之公議也臣

論李善長者未和四臣傳畧以獻又春李文
君負恩獲罪未和四臣傳畧以獻又春李文
大戒也謹具其自作此又天下萬世之

聞

嘉靖十年閏六月初六日

諭張羅山

禮部以于勝等陳乞擬加恩陞等項但選用女子祖宗朝舊典率多因廣似緒者止是白身收在宮庭擇其潔秀端莊者御之有出者方冊為皇妃朕以白身之者而帝王所御非宜朕固弗類斯位不可自卑故與卿等議致告于祖考於留內者取九氏稽古九嬪之名定擬冊封庶使可以更番以時進御以

廣孝端與先朝選用女子之典無異今彼既擬加俸冠帶其九嬪之父便又當進官方為等倫次第嬪氏則又當進封也其於兆祥之時又不知何以進之卿可再與時思議來又蔡經趙廷瑞二臣在科肯言時弊經又火之俱可留京用以為人勸非以他每未考滿也朕意若此未必真知卿可再看來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聖諭以禮部所擬于勝等加

臣張孚敬謹奏伏蒙

恩陞等項具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一日

聖恩 臣張孚敬謹 奏臣今日伏蒙 諭賜臣曰朕見卿所用不必奏謝只在回帖

佳茲各以一件可服用不必奏謝只在回帖

聖諭祇領 記曰衣人之賜無任感激愧懼之至臣聞

皇上殊遇 賜服以拜賜之臣叨蒙 錫而巳臣

聖明一體 凡庸濫承 罪臣謹以 寵莫効忠勤補

頒賜牙笏 報萬一死罪 欽賜二字 以賜帛謹製

欽命不 必奏謝 臣即於閣中稽首頓首祇領訖

然但於實不勝感恩負愧之至謹此陳

謝伏乞 聖明亮宥謹具 奏 聞

諭張元輔

明晨寅刻朕祭告 祖考鄉等捧 主官如

故常服入供事就於 各室安 神匱其

祧廟以首三臣捧 主可即傳示勛等知之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三日

聖諭示 臣張孚敬謹 奏伏蒙 祖考奉安 各室

神匱事宜 臣即遵奉 欽命傳 諭各捧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三日

諭各捧 奏 聞

諭張元輔

朕於二十四日告廟回宮即聞星變之奏心甚異之夫朕於二十三日夕浴之而卧畧睡熟覺一物自西南來奔朕如黑貓狀朕用手打回西南去次夜亦如是而是日早即聞東北有星出名彗適應所夢想此亦是個妖星歟隨覽通考占主不一但此星多為兵喪之應今當慎微以固其內修武以待乎外使內消姦邪外弭巨患朕惟應天以實不以

文今當力務人事謹察幾微不可徒循常例以為緣飭自七月二日始朕與卿等青衣修省待此星消滅而止不必限以三日亦不必煩於禱祀夫既如是矣禱亦無益况方當秋享之畢又復齋祀不但為煩且反為患其精思矣卿可即面與時議來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聖諭曰

臣張孚敬謹奏伏承
星變具示臣所以誠古聖帝明王遇
災而懼之心也夫人之精神與天地流
通故周官有占夢之說焉况

大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夢之有感誠大
 有關於天下國家者也夫狀如黑貓者
 凶惡之物也自西南來奔其方所可占
 也皇上也撥回西南去還其方所惡
 不敢肆之占也此又變凶為吉之象也
 夫初夜夢之又再夢之此誠也
 示我星也皇上也以慎防之道也又彗星
 誠妖星也見東北其光芒漸長掃指
 西南亦誠與夢兆相符應也
 天心仁愛我皇上也誠又昭昭矣但此星見
 東北井度於分野多屬秦地王陝西等
 處也今當饑荒兵患誠不可不慮
 聖諭當慎微以固其內修武以待乎外使內消
 為今當力務人事謹察幾微不可徒循常例以
 為緣飭臣伏思聖諭至矣盡矣夫復何
 禱祀夫既如是矣禱亦無益又至矣盡矣臣謹

按左傳齊有彗星齊侯使禱之晏子曰
 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
 若之何穢德又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穢讓之何
 損其仰惟誠上通於聖德清明邁古帝王之
 盛其事於禱者其穢德實在臣等所宜掃
 無事於禱者其穢德實在臣等所宜掃
 除從新焉臣謹遵
 謹遵皇上聖諭奏行請當臣下自陳之
 日人心以皇上聖諭奏行請當臣下自陳之
 宗社無疆治三年休也又臣謹按成化四年九月弘
 憲廟覽彼時羣臣俱各修省自陳特嚴去留備載進
 實錄蓋此星變實奏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聖明垂察焉謹具奏上天垂戒之大者也惟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主之儀 臣張孚敬謹 奏臣伏思前時出

主臣竊見主匱較重恐未免多勞 聖躬臣願明日時享臣等捧 官啓匱跪於左右 皇上止親出

主納 皇上安 主不必捧匱如昨者安 香匱之儀

主官遵行謹具 奏命下傳 聖躬多勞未知 諭各捧

聖意如何候 匱恭候庶免 聖躬多勞未知 諭各捧

嘉靖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

諭對錄卷之三十一終

諭對錄卷之三十二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

諭元輔張茂恭

昨卿趨命朝見訖朕甚嘉悅已勅吏部令入閣復任可即列入辦事併給原賜印記用使庶便奏對以為左驗不必謝恩即具帖子以回

嘉靖十一年三月初四日

奏本月初四日巳刻伏蒙

聖恩遣文書房官齋捧

閣辦事臣初三日

陸謝復任於初四日

欽依方敢陸謝復任今日

聖恩欽命即鴻臚寺報名

欽命即鴻臚寺報名於初五日

陸謝復任於初五日

聖恩欽命即鴻臚寺報名於初五日

陸謝復任於初五日

聖恩欽命即鴻臚寺報名於初五日

陸謝復任於初五日

聖恩欽命即鴻臚寺報名於初五日

陸謝復任於初五日

聖恩欽命即鴻臚寺報名於初五日

諭張元輔

卿看這說話不知可否有弗佳處貼了來明日發閣抄謄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二日

聖製臣伏讀仰惟大哉

皇心誠生民之急務

信非章句儒生敢能贊一詞者斯世也

士恭承清問者一何幸歟臣無任欽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宸翰封固進繳伏乞

視兵部二本太僕寺少卿甘為霖一本
臣伏見兵部會議征勦北虜條件事體
重大時將昏黑臣時臣鑿住居東西相
遠未經同議不敢輕擬茲早晨到閣并
甘為霖奏同擬票上進伏乞
聖裁又兵部會推貴州總兵官二員未蒙
欽點臣等不敢擅便一併封進謹具
奏聞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太子殿下本仰惟愚夙夜切心者也今日出
閣之後忽承諭臣先捧讀無任喜慶

皇上見之臣竊惟今日至重至大之事莫急
天之德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
獲祥兆之喜慶之至臣嘗聞諸詩頌文
王之無任喜慶之至臣嘗聞諸詩頌文
王之德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
天之克昌厥后茲仰于文武維后燕及皇

於此是宜上履聖母慈懷之甚也
奏復興工于內實非所宜臣初亦莫知
所由仰惟聖諭至明切矣臣謹候
明早同臣時臣鑿回奏伏望
此祥期官禁中凡百事為俱宜加
慎以承天休臣不勝至願謹具
奏聞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諭張元輔

朕今日覽卿所撰題名記云先承命較諸士
子夫八年命作主考官卿也故朕命夢撰記
昨因所司請遂忘之恐既作主考復為記述
不知自来有否此非卿之事朕之失也可詳

嘉靖十一年四月初五日

查來行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聖諭以既作主考復為記述不知自來有否令

命作主考官已有會試錄序彼時第等不逮茲

皇上命臣等撰題名記事體至當第等不逮茲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奏

諭張少師

嘉靖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昨更初得卿等二臣各撰詞曲來朕已用其

一未作詩一聯固非卿輩之才但為目下之

急為卿補之今日奉

聖母燕喜訖茲用示看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聖諭倉卒不遑體認止謂用致語三首錄呈

御製臣捧誦仰見聖母積善貽謀之作發於

皇天衷其彰明慰懼心億非臣愚所能企及萬一

者也臣又仰惟今日聖母燕喜我

皇上大孝至養有光萬世臣區區之情無任欣
躍之至所示下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九日 奏 聞

諭元輔張少師

朕庶祖母 憲廟和妃梁氏薨逝事屬聞
喪今日未知當何服色及履端大慶行與輟
否恐禮官奏上遲了卿等可先議來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聖諭 臣張孚敬謹 奏今夜四鼓伏承
等先議 憲廟和妃梁氏薨逝事屬聞喪令臣
端之節實係一歲大慶今日百官又例

皇上御朝還宜服黃袍 該習儀茲雖適有和妃喪事
慶賀今行以盡臣子慶賀之誠 況冬至已缺
請方可行輟朝禮此時似未可行謹具 題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張元輔

詔曰朕惟大婚為王教之始克謹於初閨門
為政化之原其終尤慎是以易著家人之訓
詩昭窈窕之稱二女妻于舜乃致風動四方
之休一德配于周而為關雎二南之美凡有

天下者豈不想慕之未若其時也朕以宗人
仰承 明命續嗣丕圖方當紀元之初已舉
好逮之典始配以疾而崩繼立作孽而廢矧
歲時相我 宗祀不可無人而左右承養
慈顏豈宜少后弗正厥名而定位焉能贊治以
承乾乃卜今年正月望之令辰祇聞于

皇天 后地請命于 列祖 皇考白于

聖母遣文武重臣持節奉制冊立德嬪方氏為
皇后贊朕內治統職陰柔率教六官母儀四國

於戲天施地生大本藉茲而是建乾剛坤順
洪基由此以隆興爰斯申立之禮成用播三
辭而遍諭敷悉臣民咸宜知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皇上以 臣張孚敬謹 奏 臣伏蒙 御製詔草示臣捧誦無任欽仰之

至先儒程氏有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 天子之家正則天下治矣臣仰惟 御製詞嚴義正所以正天下而教之以順者也 欽命令臣閣中看即與臣時共拜觀同此欽仰

御稿繳 之至謹用膳錄 進謹具 奏 進呈并 聞

嘉靖十三年正月初十日

諭張元輔

適有旨定十五日捧 主大臣內有卿名但不知服除未如除則已未除則即此問示太常令司農讚捧庶免筆札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臣張孚敬謹

奏伏遇

皇上是月十五日

太廟行

謁告禮欽奉

聖旨臣叨與捧

主之列臣伏思

宗廟之禮以有事為榮

茲謁告遵復古典甚

宗廟盛事也

臣適於前二日

私服已除茲欽蒙

聖諭臣謹當恪恭趨事謹具

奏

嘉靖十三年正月十三日

諭元輔張羅山

今日卿等遵諭擬票上請行訖但朕有一言

焉夫當朕入繼 祖統止因大禮一事爭訟

遂致凡事乖違至今和氣不克苟非卿等數

輩力爭死陳今日又不知何如耳茲大同一

事卿獨未究心論至理委非正大之舉屬逆

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

今如是了事可恥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

何埋邪非朕偏聽於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

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獨與言為忌茲事又不後果然矣如其所言真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朕為言之力幹君事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恐不自累耶卿能與綰比舊加厚其交再肯與言凡事和處則朕之不勞於政務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為卿耳卿意不知以為何如又朕思侍從官少人其道南與昂可還職否又鉉居六卿之長班在

二何處哉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皇上以臣張孚敬謹奏昨日伏蒙手勅諭臣臣捧誦至再至三無任

聖諭云朕當入繼祖統時止因大禮一事爭訟遂致凡事乖違至今和氣不克苟非卿

等數輩力爭死陳今不知何如耳欽此臣即不覺墮淚仰惟皇上帝立綱常實非臣等草

天立極首明人倫為萬世立綱常實非臣等草菜所能贊助萬一彼時人心大異臣實

罪魁非賴聖明在上得免身家之禍誠萬萬難矣茲特荷

殊恩委託重任第臣愚昧莫知自善屢遭人言三蒙放臣全歸旋復保愛之至眷顧之隆臣雖萬死不足為報

聖諭云茲大同一事獨未究心論至理委非
 正大之舉屬逆誅逆終是賊得計我師傷亡
 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恥之甚不罪
 其有罪之人是何理邪非朕偏聽於言之言
 卿可推思其理自得是果然矣如其所言真
 言為忌茲事又不從是果為然矣如其所言
 不當行豈可遷就為之朕為言甚力幹君事
 今亦不多及黃綰之為人卿所甚曉朕恐前
 日之事果如所言恐卿不自累耶欽此臣伏
 德意以正國法因臣下議論之不能祇承
 公私耳故事有牽制而功難成也當變
 生之初臣等竊有懲於昔年姑息之弊
 且以劉源清當地方總制之任又嘗奮
 激忠義助平江西宸濠之亂必自能了
 事故臣等屢有論奏實皆出於三人本

心非敢強同也夏言每與臣會面曾未
 嘗有一言論及此事當征當撫及見黃
 綰始有主安撫之說其間多有危言惑
 衆臣始知其出附和非平使從其安撫
 惟說則今日自國論不知假使從其安
 之說則今日自國論不知假使從其安
 夫人言有似公而心則私有似私而心
 則公惟在似公而心則私有似私而心
 惡就擒脅從罔治委果察之而已茲雖
 患難保不能不周於上屢果察之而已
 矣臣等非敢安於苟且仍蹈昔年之失
 但因近談兵科都給事中曾汴等所奏
 處置事宜蒙是兵部務要顧慮恒久議
 御批這所說的是兵部務要顧慮恒久議
 奏定欽此隨該兵部覆題仍蒙
 准行總制等官及見差募兵給事中處置矣今
 照事體不一持公者則功罪明白行私

皇上念及侍從少人欲令遷職誠
愛惜人才之德心也又汪鉉平時愛
君實出忠誠 皇上念居六卿之長班在第二

請以 崇重冢宰之德心也汪鉉
傳諭還職或因 臣等題補經筵講官本上等或
批行均乞 聖裁 臣不勝感激欣戴之至
謹具 奏

嘉靖十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

諭張元輔羅山

卿以 聖母之致疾為朕病而心煩熱燥者
致此不必他疑而胗視正因是焉方朕患咳
母問一聲心痛一倍曰何不著我害歟故憂日

夜焦煎火之生熱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
風之劑用之已漸退矣至於朕之疾今輒政
宮中甚逸耳咳仍不得除元氣已漸復飲食
已如舊只是時或咳舉不論坐卧之間雖睡
熟亦頓省咳之出恰似胃脅之間有如線路
一般上衝便嗽一頓今宮中已如故只是常
行一般不似有疾者朕恐久之為傷心亦念
及此其他寒熱之物忌者忌之寒涼還用方
得解熱熱物俱除已酒亦不恒飲飲不過半

小鍾是非酒致之慾之禁節况素不嗜慾自
病五月后妃未進御是非慾色致之早卧晏
起恣其起居是非勞致之不審此疾如是之
甚他病藥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無可奈何
也卿所言已悉故茲以復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御批云朕疾皆好只是內熱不退此亦後來久
矣及咳又時頓作耳聖母腦痛尚未半
解朕心憂惕日逐奉藥餌久不收功想風搏
毒熱亦久故難速安覽所奉問已見忠勤可

勿慮欽此臣伏思聖母此恙已經四旬

聖明躬視熟物以緻熱上衝伏乞慮
聖母初因候審緣由用藥臣又慮
可知茲又伏思欽諭云只是內熱不退及
欣躍但頓作臣伏願當此靜養之時
咳又時起居尤宜慎加保護務得
宮中百凡起居自蕃衍矣又願
聖躬充和因聖母之微恙以安
聖心勿因聖母之微恙而此微恙即不日

奏大矣臣愚誠惓惓不能自已謹再具
奏候問伏乞聖明察焉謹具

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臣張孚敬謹奏昨承

聖諭以體念聖母誠因聖躬致慮生熱

皇上又孝誠之感名也又承諭示臣誠

聖躬元氣已漸復飲食如舊臣不勝欣躍又承

大聖人盛德之至其孰能之臣仰惟

萬壽之本既固聖躬自充和矣又

諭胸脅之間有如線路一般上衝如痰火之徵

則火自退無疑矣又目今夏至陰氣旋生

諭藥不常服恐生他恙此尤加慎之至若煎炒

聖聽伏願皇上安心調養上慰

聖母之心則均綏萬福矣謹具

奏

嘉靖十三年四月三十日

諭元輔少師張羅山

卿以焚黃送子來請謂庶免於不慈不孝者

朕惟焚黃致君之榮命於祖先孝也子幼而

負疾欲自獲保視慈也是矣第恐缺箇忠道

焉夫古之臣必忘家忘私蓋臣以事其君卿

元輔大臣茲舉宜否未可致其思也況政

本缺人尤為不可卿亦以忠道共思之可也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日

皇上靜養間本不敢以私事煩瀆但臣情出苦

臣張孚敬謹

奏臣仰惟

奏

聖恩以切不敢不以實告臣伏蒙

此子頗知篤孝今年二月有疾先於嘉

靖八年四月內因母蔡氏疾危久扶

侍湯藥日夜無間及母故水漿不入

者數日又哀毀踰禮遂成枯損後調養

踰年方少痊復又兩送臣還鄉攀號

命至五月間幼子幼女旬日相繼夭

舊病損發臣每退朝時出候侍禮節

不廢臣但見形容消瘦問之猶以無病

慰臣至去年十二月內實察其有母

固不肯言其故訪之內人但欲求省

墓許其歸倩醫調治但病以情傷非

輕許其歸倩醫調治但病以情傷非

乃取人乳飲調病勢稍定今已備舟

行但今病未脫體欲緩其行又無親

托之何人臣哀病之遂聽其行又無

情其何能堪又自妻蔡氏故後內助

無托體悉切至皇恩德莫忘又臣歷

官一十三年屢蒙恩德莫忘又臣歷

聖恩

已又倩醫鍼灸亦未見効彼時日之常

念也臣不覺已聽其請假荷蒙切蓋心

疾也臣不覺已聽其請假荷蒙切蓋心

乃取人乳飲調病勢稍定今已備舟

行但今病未脫體欲緩其行又無親

托之何人臣哀病之遂聽其行又無

情其何能堪又自妻蔡氏故後內助

無托體悉切至皇恩德莫忘又臣歷

上請

朕體少強朕學少定則卿可來請朕

立限前皆戴罪之時焚黃之禮俱不

聖恩放回皆戴罪之時焚黃之禮俱不

聖裁謹具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未知
終夜思之
聖意可得已否
臣愚衷惓惓

諭張元輔

卿以炎暑謂
壽安宴當宮中行之具見忠

愛
聖母頭風未盡除二十四日復作今日

宴已罷之耳朕但覺熱却無事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聖諭欲
臣張孚敬謹奏
臣等昨欽奉
臣喜躍

於今日西苑舉
壽安宴
臣喜躍
氣頓加炎熱
心甚不寧
夜半不睡
即以

聖明必
愚誠具
奏又早晨忽值暑雨
仰惟

聖母舊
恙尚未盡除
蓋天氣溽暑
實難調理亦

諭
聖躬萬安
但覺天熱
臣伏願

聖母重
加調攝
均綏
萬福
臣不勝惓惓至

嘉靖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御製
奏初五日午後
內閣錄奉

聖諭
卿
伏詩一首
節奉
便失廣之之道
欽此
臣

捧誦
仰見
子止
天章存心
天下臣適有

不能成詞
容臣哀病
少平謹即當恭和

上進又蒙 臣前日哀迷之際 上請給假未蒙 俞允又蒙 訓臣大義令臣即赴閣辦事臣

敢不欽承 聖訓第臣病苦未敢悉 陳伏乞 聖慈垂察而加憫焉臣不

勝悚懼之至謹具 奏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七日 聞

諭元輔張羅山

卿前已累疏乞退今日又復為詞想無甚疾 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來進退四三作矣 我必終不得禮以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獻 夫年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 勿用我輩不如早求去二也更或因大同事

者又或以今日之事為難處堅不欲法處延 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 凡此事數者皆不足慮大臣居承弼之任一 以盡誠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謀身計禍此是 何如臣邪況今也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 耳卿何欲必求去乎果為何者明言之勿忌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臣張孚敬謹

聖諭令 臣明言為何求去勿忌 臣捧誦無任悚 懼之至無任悚懼之至夫以

皇上知臣如此之深任臣如此之專且久
 聖恩如天萬無補報豈敢求去然實有大
 君耳茲者不得不慮者且自揣終無有益於
 盡其愚也臣仰惟明言勿忌臣不敢不
 無膏心脅臣豈敢有所疑焉夫臣不疑
 以數進臣者以禮而臣所以獲罪當退
 皇上所亦以義被天下之心而臣聞
 命而來者亦以義被天下之心而臣聞
 已之嫌可白於天下後世者臣不敢存一
 任愈久罪過愈大強非之也尚不能免
 今哀病矣能無慮乎夫非
 天子不議禮皇無慮乎夫非
 常之與馬第恨三五臣者托為我輩濫叨
 何與事又不敢同誠事
 至當事又不敢同誠事
 殊恩及至當事又不敢同誠事
 君如桂夫者昔具疏不上其志可知今復懦弱

無立非緩急所賴霍韜昔變詞避去今
 復異論擾事非政體所宜黃縮竊議禮
 緒餘驟進崇階人多鄙之臣初以
 念偶同不能深察今果見其反覆詭隨
 夫為猶如此他可知矣能無慮乎又初山
 者猶如此他可知矣能無慮乎又初山
 西路城之變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為念無疑者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賊為念無疑者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中夏言查勘者乃不誅作亂之賊而反罪
 討亂之臣是強梁肆志將士解體今
 大亂之變是強梁肆志將士解體今
 為念無疑者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賊為念無疑者祖宗紀綱法度為重聲罪討
 查勘致將卒復因人言姑息了事又行
 帑軍儲賞賜叛亂此又非所特姑息而
 帑軍儲賞賜叛亂此又非所特姑息而
 已今將士殺叛軍者俱置而弗論此何等
 戮平民全家者俱置而弗論此何等

倒臣恐將來國事誠有大可慮者臣
日鬱鬱臣之子遜志亦日鬱鬱所以受
病皆由於此今臣子死矣臣病加矣自
揣寧復有益於君死乎又張延齡

聖諭謂臣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為

昭聖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臣之心

天日可鑒如真得其情臣豈不願正

聖德臣法我正慮萬一不得其真未免有累

聖托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不敢

諭今亦無甚事止是輔君安民耳臣又仰見

堯舜之心天下欲無為而治真曰知人則哲唯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諭元輔張茂恭

卿昨具疏奏請休致茲復又為言朕思此求
去之必者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執已哉夫

嘉靖十三年六月初十日
臣不勝悚懼之至謹具奏聞
乞并路城討賊二疏今謹重錄
去猶用也萬或不然則雖留臣無益矣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皇上早辨之而已夫奸邪成風則忠正無以自

卿不過與言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無忍重
大情由朕曰法當計而無赦法言也想劉源
清却永必思設法而止誅殺主將之賊以正
祖宗之法紀也豈知貪功冒大恣戮平民以致
法不伸賊反玩止殺三二為從者了事渠魁
漏網而壞法至於如此卿猶為源清屈一則
曰二臣銳意攻城二則曰必破城為正夫城
破人誅固無難與無罪者何又何時得復是
鎮以衛京師乎此雖言之言合本出自朕況

事之是非自不當較也何必自負之如此邪
今正內閣缺人不顧朝廷必求自遂是為輔
臣之謀乎又朕惟政本之地所以慎選思諸
舊老止一費宏可取來復任何如

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聖諭訓

臣張孚敬謹

奏伏承

聖恩天高地厚未嘗補報

至臣蒙聖恩天高地厚未嘗補報

萬一豈敢必於求去但臣自去年夏感

患痰火至今夏復作故不得已屢乞休

聖諭令

臣明言求去之意問及大同一事

諭臣不足慮臣因承

問具情回奏實為

國勢所關非敢與言為忌持也茲承
 諭詳切明白皆出臣聖意仰惟
 大聖人自有真見臣豈敢轉是非有纖毫自負
 之意又諭政本之地所以慎選
 聖見明矣至矣茲欲取費宏復任亦惟
 聖意裁之臣不敢輕議也又臣病果因喪子感
 傷日復加甚伏乞
 賜休調理臣實不敢忘
 死圖報尚有期也臣不勝獲罪恐懼之
 至謹具奏

聞

嘉靖十三年六月十三日

諭對錄卷之三十二終

臣
 奏
 謹
 具
 奏

